上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她有诗的心灵

——宁宗一眼中的叶嘉莹

王爽

11月24日下午,93岁的宁宗一先生如约来到天泽书店,他没有等到要来和他相见的叶嘉莹的二女儿,等来的是叶先生病危的消息。几个小时后,得知叶嘉莹先生仙逝,宁宗一先生难以抑制内心的悲痛。作为南开大学教授、中国古典小说戏剧研究专家,宁宗一和叶嘉莹有着近半个世纪的交往,在他的眼中,叶嘉莹的一生就是一部诗的心灵史。

一从相见便推诚

"七九年,在那最美好的日子,叶嘉莹先生走进了南开大学中文系……"2019年,在庆祝叶嘉莹先生归国执教40周年的活动上,宁宗一先生做了这样开头的发言。作为当年叶嘉莹先生回国执教全过程的亲历者,宁宗一先生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"最早是李霁野先生跟我谈,说叶先生要来。我就及时跟我们的系主任朱维之先生汇报了,朱维之特别高兴,朱先生当时求贤若渴,所以我汇报以后,朱先生说的话很简单:'成!成!好事!好事!你尽力而为吧!你现在先上专家楼去看一下叶先生。'我就去了专家楼,那是我第一次见叶先生。"

文人气质、诗人气质、说话明快,这是叶嘉莹给宁宗一的第一印象。同为北京人、同为满族,这让初次见面的两人立刻有了亲近感,聊得非常愉快。宁宗一说:"我代表朱先生特别欢迎您来。在我临出门的时候朱维之先生让我问问您有什么要求。"叶先生表示,没什么要求。只有一点,她刚刚从北京来,看了范曾的画展,非常喜欢,特别是他那幅屈原像,画得真好。叶先生说:"我想得到一张范曾的屈原像。"宁宗一当即答应:"好!我去办!"

"我想我要求他(范曾)的画,我必须动用我的一点关系。"宁先生说,他找到郑天挺先生、吴廷璆先生、魏宏运先生,请他们分别写了信。带着三封信,宁宗一来到北京和平里范曾先生的住地,转达了叶嘉莹的愿望。宁先生回忆道:"范曾性格很静,但那天看到信很激动,说'哎呀,我的几位恩师,我必须得好好画',并表示'这三封信我都得保存'。"不到十天,叶嘉莹拿到了范曾专门给她画的这幅屈原像。"叶先生当场就展开了,说:'哎呀!真好!就是不如我在北京看的那幅,那幅更好!'我俩就大笑。"宁宗一回忆说。

"然后就是那次在咱们主楼一楼阶梯教室,那还不是叶先生正式在南开开课,是一次讲座,满坑满谷啊!窗台上都坐满了人。"宁宗一说,叶先生讲了整整一个上午,朱维之先生从始至终一直在座中认真地听。那也是宁宗一第一次听叶先生讲课。"震惊四座",回忆起45年前的这次讲座,宁宗一先生用了这么四个字。

"当时她并没有完全固定在这儿,她穿梭在很多地方,四川大学、北师大……都希望她去执教,但后来叶先生还是留在了南开。"宁宗一说,叶嘉莹先生开始在南开授课后,朱维之先生总是尽可能抽时间来听课,"这可以看出来朱维之先生的风度——第一,求贤若渴;第二,他尊重真正的专家。"

2017年3月,叶嘉莹、白先勇(中)和宁宗一在南开大学的一场活动中起立鼓掌(图片由宁宗一提供)

在宁先生的记忆中,朱维之先生请大家吃过一顿"乐趣横生"的饭,席间大家谈笑风生,叶嘉莹特别开心。因为自己"嗓门大,爱说话",宁先生得到叶先生专门写给他的一首诗——

一从相见便推诚,多感南开诸友生。
更喜座中闻快语,新交都有故人情。
(《纪事绝句二十四首·赠宁宗一先生》)

因为当年在"现代文选及习作"课上,一首习作被邢公畹先生评价为"这是诗吗",宁宗一再没写诗,毕生专注于古典小说和戏剧的研究。所以他说:"我不会写诗,也没法回赠叶先生一首诗。"

新交都有故人情

虽然没有诗作往来,但在后来的交往中,宁宗一和叶嘉莹还是有很多难忘的时刻。上世纪80年代初,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上映,宁宗一陪着叶嘉莹在光明影院观影。银幕上大观园里悲欢起伏,观众席上,这两位都在频频拭泪。中间休息时,叶先生和宁宗一讲起自己大女儿因车祸离世的痛心往事,宁先生则讲起自己落泪的原因——1978年,他的长子小群因尿毒症去世。"我们有共同的感受。"宁先生说。

顾随先生是叶嘉莹在辅仁大学读书时的授业恩师。上世纪60年代初,因为合作编写宋元文学作品选的教材,宁宗一与在河北大学任教的顾随先生有过七八个月一起工作的经历。完成教材编写任务后,宁宗一向顾随先生表示,希望他能给南开大学的学生讲一次课,"讲您拿手的辛弃疾",顾先生爽快地答应了。"一首词,顾先生讲了一上午,没讲完。"回忆起那次讲课宁宗一说,"叶先生讲课从来没有讲稿,风采特棒是吧?顾随先生也是这样,不用讲稿,侃侃而谈,行云流水。"

相识后,和叶嘉莹谈起当年顾随先生讲课的事,叶嘉莹说:"宗一,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不能拿讲稿讲课?"宁先生说:"我知道。因为你烂熟于心了,你已经不用了。"叶嘉莹说:"不是。一有讲稿我讲不出来。"宁宗一建议她试一试。叶先生就真的试了一次,效果远不如她脱稿讲。"试验"之后,宁宗一对叶嘉莹说:"您跟顾先生一样,不能有讲稿。"叶先生笑答:"也就这么训练出来的吧!"

回忆这段往事,宁先生说:"顾先生和叶先生,他们师徒真的有相似之处。他们讲课挥洒自如、旁征博引,有着自然丰富的诗学联想。他们都是真正把诗之意蕴跟自己的生命和心灵完全融合了。你要给了他们讲稿,反倒成了束缚。叶先生讲课为什么能够征服学生?这就是原因。"宁宗一先生算了一下,他听叶嘉莹讲课,一共不超过30节,但是,叶先生的作品他看得比较多,他说:"叶先生的作品是我的必读书,特别是单篇诗词的解读。我讲课要参考叶先生的书。我比较理论化,而她比较注重兴发感动。"宁先生给叶先生讲课归纳了三个特点——充满爱的情怀,充满诗的意蕴,充满美的声律。

人间难得是知音

"她讲诗词,离不开诗心。有人说她是诗的女儿,实际上她有诗的心灵。"宁宗一说。在他眼中,叶嘉莹写诗、讲诗、吟诗,三位一体。"别人有短板,但叶先生没有。写诗,她提笔就能写;讲诗,她旁征博引、浮想联翩;吟诗,她能把人带入诗的境界。"

2017年,宁宗一和叶嘉莹见面的时候对叶先生说:"我通过你过去的讲课和我自己的教学,以及我读了一些理论书,我觉得必须建构心灵美学。"叶先生当即表示:"太好了!咱们正好合拍。虽然你搞小说戏曲,我主要搞诗词,但心灵美学的建构是如此重要。"宁先生说:"你这种爱的情怀、诗的意蕴、美的声律构成了你的诗心,诗意成为你一生的心灵史。我愿意把这句话送给你。"

追忆刚刚离去的老友,宁宗一说:"过去,我们很多的课是干巴巴的、理论化的,但叶先生讲课很有穿透力。她是真正能够把自己的心灵和诗的灵魂互动,迸发出很多智慧的、美的火花,使得她讲诗词有一种开放的、轻松的氛围,她自己的生命和古典诗词碰撞后激发出动人的力量,才使得她讲课有穿透力,能够打动听众的心灵、读者的心灵,她做到了。这一点我觉得很了不起。"

宁宗一说:"有一次我和叶先生谈过,我说我们的精神财富就是我们的学生。叶先生说,'对!'你看她一直到处讲诗词、传道授业,希望学生能够接受这些,她爱的情怀就体现在这里。我觉得顾随先生对她的影响太大了,她对顾先生也是最尊重,给顾先生整理编写的东西很多,怀念的文字也很多。那种诗意的超然、诗意的传承,顾先生和叶先生就是这样。"

"黯然销魂者,唯别而已矣!"暮年别故友,宁宗一先生深情地说:"她是高寿。对我们来说,我们失去了一位尊长,失去了一位对我们有爱心的朋友、一位时时刻刻传递诗美的老师,这是遗憾。但我觉得,她的灵魂不死。叶先生杂念很少,她很单纯。她的诗意构成了她的心灵史,这部心灵史值得我们很好地去读、去钻研。"

大自然的歌手

谷羽

米哈伊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普里什文(1873—1954),是俄罗斯杰出的作家、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先驱、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。他一生的创作都跟俄罗斯的山川草木禽兽鱼虫相关联。普里什文热爱森林草原和各种动物,六十多岁时,他仍然能走很远的路去森林,带着猎枪、猎犬去打猎,带着篮子采蘑菇,还带着笔记本和笔,把观察到的新奇事物和瞬间感悟随手记下来。

普里什文多次沿着林中小溪岸边行走,观察溪水的流淌变化——遇到阻碍时喧腾激愤,在阳光下闪烁光影,终于悟出了溪流"或早或晚"一定要流向大海、流进自由水域的顽强意志。

普里什文专门为孩子们写的书并不多,因此不能把他叫作儿童文学作家。不过,他给予儿童文学的评价很高:"儿童文学是最崇高的文学,它能给成年人带来无与伦比的审美愉悦。"普里什文创作的很多作品进入了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文库。

普里什文承认:"为孩子们写作不容易,文笔必须格外单纯,在各个方面都不要违背你原有的艺术追求。"

普里什文特别热爱俄罗斯的森林。阅读他的书籍,你能知道,他在森林里有多少新奇的发现。他教读者热爱自己的家园土地,他对读者说:"我们是自然环境的主人,对于我们说来,大自然是太阳的宝库,贮存着极其珍贵的生活宝藏。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些宝藏,还要发现和展示这些宝藏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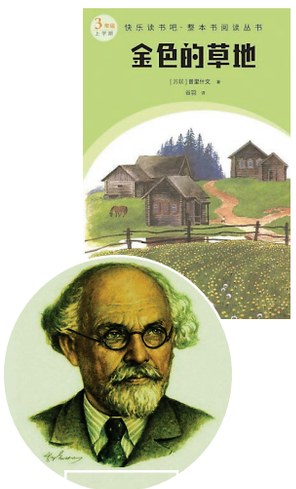
鱼儿需要清洁的水——我们要保护好家乡的水源;在森林、草原、山岭有各种各样的珍稀动物——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森林、草原和山岭。

鱼儿需要水,鸟儿需要空气,走兽需要森林、草原和山岭。人需要家乡。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我们的家乡。

阅读普里什文写的故事,你会有一种感觉,仿佛作家拉着你的手,领着你行走在森林、草地、溪流沿岸。你似乎亲眼看见了森林里的各种动物,聆听了鸟儿的叫声,嗅到了野花野草的芳香气息。从而你会更加珍惜大自然,山川草木会成为你的朋友,你会变得更加聪明,更加包容,更加善良。

普里什文出生于1873年1月23日。他一生写了七十多部文学作品,很多书多次再版,并且被翻译成各种外语文本。二十年前我和路雪莹合作翻译了他的长篇小说《恶老头的锁链》,后来还翻译了他的一些随笔,比如《林中水滴》《一年四季》。

这位作家从1905年到1954年坚持写日记,长达近半个世纪,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依据日记写出来的,比如《大自然的日历》《太阳宝库》,等等。这样持之以恒写日记并进一步创作的作家并不多见。



我对这位作家满怀敬仰之情,特别欣赏他的一段文字:

我站立并且生长——我是植物。

我站立、生长,并且行走——我是动物。

我站立、生长、行走,并会思考——我是人。

我站立,并且感觉:我的脚下是大地,整个大地。

脚踏大地,我挺直脊梁:我的头顶是天空,整个天空属于我。

这时,贝多芬的交响乐响了起来,它的主题是:整个天空是我的天空。

但愿读者能记住普里什文这诗一般的词句,像他一样学会思考,学会观察,立足于脚下的土地,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题图: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和本文作者翻译的普里什文童话集《金色的草地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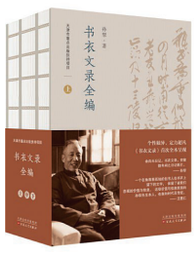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孙犁的书

孙瑜

说起爷爷孙犁,我的第一反应就是"干报纸的"。因为从记事起,每次去多伦道216号那既熟悉又神秘的大杂院探望爷爷,父亲总轻声告诉我这间屋住的是有名的记者、那间屋住的是印刷报纸的叔叔……整个大院都是天津日报社同事。

"干报纸的"的爷爷,屋里自然少不了报纸,除了《天津日报》,还有《光明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羊城晚报》等好多报纸。不过,比报纸更能引起我好奇的,是爷爷的书。

爷爷的书特别多,有一类是放在桌上平常翻看的,大多是友人、出版社寄送的;还有一类是藏书,藏书可不一般,虽然数量不少,但我从没有机会一睹它们的真容,因为都被爷爷锁在一排木制书柜里了。爷爷对这些书的感情,是我多年之后在他的文字中了解的——"我喜爱书,珍惜书""我的一生…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""因为我特别爱好书,书就成了生死与共之物"。"生死与共"四个字有多沉重,爷爷对书的情感就有多深挚。书是爷爷最亲密的伙伴,他读书、买书、访书、修补书、包书衣、藏书、写书,一生为书而忙,一生乐在书中。



在我的记忆里,爷爷的形象总是与书相伴出现的。

很多次,我一踏进屋门,就看见爷爷在包书皮,屋里异常安静,只有纸折来折去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爷爷的书多用牛皮纸来包书皮,原因无他,随手可得废物利用罢了。几乎每天,都会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杂志、书籍到家,他把包装的牛皮纸大信封一一展平铺好,用厚书压着,过段时间就能拿来包书皮了。

他包书皮的手法如行云流水,熟练之至,已经无需过脑,单凭肌肉记忆即可完成。当然,他的大脑也没闲着,手中这本书的种种因缘一一划过——如何得了这本书、读这本书时想到了些什么、合上书后又想到了自己和当下的什么……于是,书皮包好后,他便拿起毛笔在书皮上写上几行字。

借着包书皮的机会,我偶尔能看到一两册爷爷的藏书,薄薄的,软软的。要知道,平常它们都藏身于书柜之中,连柜门玻璃都用白色宣纸糊上,从外面无论如何也窥探不到藏书的样貌。

从小我就知道到爷爷家是有规矩的,每一次去爷爷家之前,父亲都会嘱咐我不能动爷爷的书柜,甚至严肃地用"后果不堪设想"来震慑我,我唯有乖乖从命。

只有那么一次,我觉得是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——爷爷其中一个书柜的门开了一条缝,我考虑再三,对柜门后"宝藏"的好奇心终于战胜了被痛揍的恐惧感,决定冒险一试。抓住一个爷爷和父亲都不在跟前的机会,一步上前,悄悄地打开了柜门,原来柜门里是这样的: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很多捆书籍,有线装的,也有普通的,尺寸大小不尽相同。每册书都用牛皮纸包上了书皮,书皮上有毛笔写就的字迹,一时也看不清都写了些什么。这些书和书皮上的字,对我有着一种神秘的吸引力,我心里盘算着,如果拿一本出来看看,"不堪设想"的后果我能不能受得住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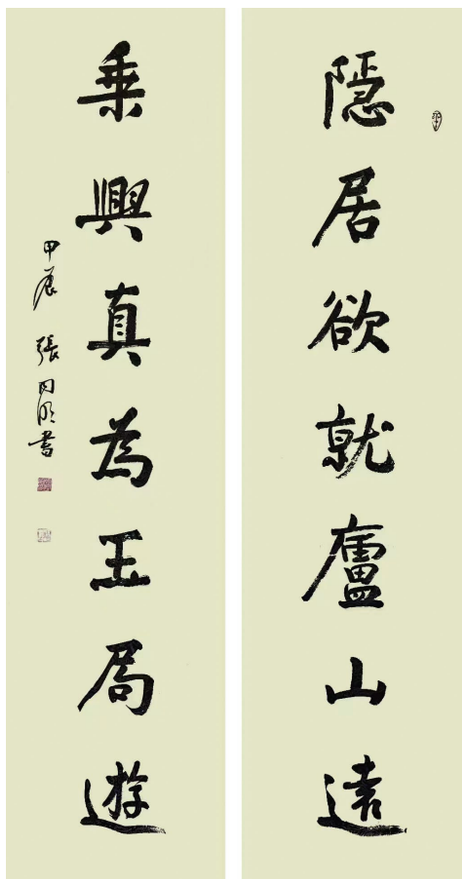
下意识地,我回头看了一眼,心猛地停跳了一拍——父亲和爷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我背后,我吓得有些错愕,父亲用犀利的眼神注视着我,爷爷的表情倒是很平常,他先开了口,对父亲说:"孙瑜愿意翻就让他翻,没关系的。"然后回过头来对着我说,"如果喜欢哪本,可以随时拿走,爷爷的书柜对你随时敞开着。"

不过,由于父亲的眼神震慑,我始终没能鼓起勇气继续翻弄,而是乖乖地关上柜门,赶紧找地方坐下来。

很多年里,我都为自己这次"入宝山而空手归"的经历耿耿于怀。直到201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爷爷的《书衣文录全编》(2021年6月出版),我作为家属也参与到了其中,对爷爷的藏书和手写的"书衣文录"做了系统的梳理。爷爷写在书皮上的一篇篇小文章,有买书经历,有读书感受,有个人体悟,有种种日常琐事……已届不惑的我,在一个个安静的下午,细细摩挲着这些历经了岁月沧桑和人间变迁的书册,仔细辨别着毛笔写就的娟秀小字,仿佛在听着那位熟悉的老人缓缓道来人生这部大书。由此,我开始读懂了亲人身份之外的爷爷——作为作家、作为文人的孙犁先生。在我看来,这些书衣文录,不仅让我这样的后辈更近距离地了解爷爷,也展现出他与书籍的不解之缘。

满庭芳

第五三〇七期



书法 张同明

典籍里的天津(四)

隋唐繁华天津街

冯志远

为适应经济重心转移、"居天下之中"和隋王朝大统一的需要,大业元年(605年)三月,隋炀帝下诏令杨素、杨达、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。宇文恺营建东部洛阳时,按照象天法地的思想,将地上的建筑和天上的星象结合起来,寓意君权神授、奉天承运。布局继承秦汉多宫制,效法天宫。其目的是为了树立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形象,借其维护统治。将皇帝居住的宫城置于郭城北部的中心象征北辰,从建筑手法上突出了宫城所代表的皇权的中心地位;以位于宫城南侧的皇城中央官署象征环绕北辰的紫微垣,体现了皇帝据北而立、面南而治的儒家传统思想。将洛河比作天上的天河,于是,架在洛河上的桥成了"天津桥",自端门到建国门的大街成了"天津街"。以分布在外城的围绕宫城的矩形众里坊、商业及寺观,象征天上向北辰环拱的群星。

隋末农民战争使洛阳残破,唐代从太宗李世民开始营造洛阳,直到武则天称帝后将象天法地做到了极致,除了将洛阳改称"神都",还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和扩建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就是沿城市中轴线,在隋代"天"字号建筑的基础上,整修老的扩建新的,最后形成了完整的"七天建筑",自南至北依次为天阙(伊阙)、天街(定鼎门大街 天津街)、天津(天津桥)、天枢、天门(应天门)、天宫(明堂)、天堂。按照当时人们对天文的理解,天上有"七天"(太阳、月亮、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),人间也有"七天"。

天津街一头连着皇宫内院,一头连着天宫、天堂,像一条扁担挑起了两端。根据《河南志》记载,皇城正门端门南面过天津桥直至定鼎门的南北大街叫定鼎街,也叫天门街或天津街或简称天街。天字在古代是非常崇高的词汇,以天字头名的城市仅有天水、天津两个,天字头县也不过十几个,部分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命名的,天字头的街道没有统计,估计不会太多,由此可见天津街的重要性。

天津街作为连接皇城和外部的重要街道,在当时已经颇具气象和规模。隋朝时,天津街宽100步,按隋制以五尺为一步计算约宽150米,近年来新修的天津大道道路红线宽度47米至63米,可见其宏伟。天津街两侧普遍种植了樱桃、石榴、榆树、柳树等绿化树木,形成了富有层次的景观大道。据唐代《大业杂记》记载,天津街长七里一百三十七步,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,南北七里,约与宫城南北距离相当。据《隋书·志·卷十》记载,按照惯例正月各国使臣来朝庆贺,住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离开。大业二年(606年),朝廷从端门外沿天津街一直到建国门内,全部列为戏场,长达八里,朝廷官员沿路设置戏棚,演出的戏目从早晨直到晚上,演出人员身着华丽的服饰,用花毡装饰自己,展现大隋的强盛。大业三年(607年),突厥可汉等国主亲自率众来朝,这次天津街上的庆祝活动更加奢华,演戏的衣服都用蜀锦等名贵衣料并装饰以珠宝金银,乐曲、响炮等声音数十里外都能听到,仅弹奏乐器的人就超过一万八千人,晚上明亮的火炬映红了天地,演出之繁盛自古未有。此后,天津街举办迎接使臣的盛会成为定制,展现了其显赫的政治地位。

沽上丛话

电影频道

佳片有约

《罗拉快跑》:选择是否决定命运

潘宇翔

提到1998年上映的德国电影《罗拉快跑》,很多人也许已忘记主角奔跑的理由,却无法忘记那一抹跳动的红。顶一头鲜艳红发的女孩,在大街上不停地奔跑,仿佛没有尽头。

女主角罗拉的男友曼尼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,一天,为替老大完成一项钻石交易,曼尼带着装有10万马克的钱袋等候罗拉的接应,然而罗拉的自行车被人抢走,耽误了接应时间,曼尼只好乘地铁回去。在地铁里,他好心扶起身边的乞丐,同时看见两名警察向他走来。慌乱中,曼尼下了车,却把钱袋忘在了车厢里。此时距离和老大约定见面交钱的时间只剩下20分钟,如果20分钟之内筹集不到10万马克,曼尼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曼尼只好打电话向罗拉求救,如果罗拉20分钟之内不能赶到,他只能铤而走险抢劫电话亭对面的超市。为救曼尼,罗拉狂奔在向银行家父亲求助的路上……

导演汤姆·提克威尝试"做加法",片中用悬疑紧张的设定来刺激观众的肾上腺素,还引入时间循环的概念,让故事更加烧脑。每一次循环,只因主角行动的一个微小差异,就会彻底改变未来的结果,这无疑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导演将时间循环这个"壳"抛给观众,引发"选择是否决定命运"这样深度的思考。而这个概念是导演提克威"抄袭"自己的成果。1990年,他拍摄了时长34分钟的短片《因为》,把一对夫妻的争吵拍了三遍,但每次争吵的发展有着微妙的不同。这就是《罗拉快跑》的灵感来源。

德国女演员弗朗卡·波滕特出色地演绎了一头红发的罗拉。从视觉上看,红色是一种强刺激,大大提高了角色的辨识度,使其瞬间成为电影画面的焦点。事实上,成为电影符号的红发是剧组特意为演员漂染的,为了保证这抹鲜艳的红色不褪色,波滕特在将近两个月的拍摄期内没有洗头。当静态的红色和动态的奔跑相遇,会迸发出怎样戏剧性的化学反应?一起到片中一探究竟。

11月30日22:22 CCTV—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《罗拉快跑》,12月1日15:47"佳片有约"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。